

鬼谷子 梁 陶弘景注

經名：鬼谷子。梁陶弘景注。三卷。底本出處：《正統道藏》太玄部。參校版本：一、四庫全書文淵閣本（簡稱《四庫》本）。二、嘉慶十年江都泰氏刻本（簡稱嘉慶本）。

目錄

卷上

摔闔第一

反應第二

內撻第三

抵鐵第四

卷中

飛箝第五

伴合第六

揣篇第七

摩篇第八

權篇第九

謀篇第十

央篇第十一

符言第十二

轉丸、肚亂二篇皆亡

卷下

本經陰符七篇

鬼谷子卷上

摔闔第一

撻，撥動也。闔，閉藏也。凡與人之言道，或撥動之，令有言示其同也；或閉藏之，令自言示其異也。

粵若稽古，聖人之在天地間也，

若，順；稽，考也。聖人在天地間，觀人設教，鈐順考古道而為之。

為眾生之先，

首出萬物以前人，用先知覺後知，用先覺覺後覺，故為眾生先。

觀陰陽之開闔以名#1 命物，

陽開以生物，陰闔以成物。生成既著，須立名以命之也。

知存亡之門戶，

不忘亡者存，有其存者亡。能知吉西之先見者，其惟知機乎。故曰：知存亡之門戶也。

籌策萬類之終始，達人心之理，見變化之朕焉。

萬類終始，人心之理，變化朕達，莫不朗然，玄悟而無幽不測，故能籌策達見焉。朕，逆也#2。

而守司其門戶，

司，主守也。門戶，即上存亡之門戶也。聖人既達物理，終始知存亡之門戶，能守而司之，令其背亡而趣存也。

故聖人之在天下也，自古至今，其道一也。

莫不背亡而趣存，故曰其道一也。

變化無窮，各有所歸。

其道雖一，行之不同，故曰變化無窮。然有條而不紊，故曰各有所歸也。

或陰或陽，或柔或剛，或開或閉，或弛或張。

此二者法象各異，施教不同。

是故聖人一守司其門戶，審察其所先後！

政教雖殊，至於守司門戶則一，故審察其所宜先者先行，所宜後者後行之也。

度權量能，校其仗巧短長。

權謂權謀，能謂材能，使巧謂百工之役。言聖人之用人，鈐量度其謀能之優劣，校考其仗巧之長短，然後因材而用。

夫賢不肖、智愚、勇怯、仁義有差，乃可擗，乃可闔，乃可進，乃可退，乃可賤，乃可貴，無為以牧之。

言賢不肖、智愚、勇怯材性不同，各有差品。賢者可牌而同之，不肖者可闔而異之，智之與勇可進而貴之，愚之與怯可退而賤之。賢愚各當其分，股肱盡其力，但恭己無為牧之而已矣。

審定有無以#3 其實虛，隨其嗜欲以見其志意。

言任賢之道，鈐審定其材衍之有無，性行之虛實，然後隨其嗜欲而任之，以見其志意之真偽也。

微排其所言而掉反之，以求其實，貴得其指闔而擗之，以求其利。

凡言事者，則微排抑其所言，撥動以反難之，以求其實情。實情既得，又自閉藏而撥動之，彼以求其所言之利何如耳。

或開而示之，或闔而閉之。開而示之者同其情也，闔而閉之者異其誠也。

開而同之所以盡其情，闔而異之所以知其誠也。

可與不可，審明其計謀，以原其同異。

凡有所言有可有不可，爻明審其計謀，以原其同異。

離合有守，先從其志。

計謀雖離合不同？但能有所執守，則先從其志以盡之，以知成敗之歸也。

即欲掉之貴周，即欲闔之貴密。周密之貴，微而與道相迫。

言撥動之，貴其周遍；閉藏之，貴其隱密。而此二者皆須微妙合於道之理，然後為得也。

掉之者料其情也，闔之者結其誠也。

料而#5 簡擇，結調繫束。情有真偽，故須簡擇。誠或無終，故須繫束也。

皆見其權衡輕重，乃為之度數，聖人因而為之慮；

權衡既陳，輕重自分，然後為之度數，以制其輕重。輕重因得所，而為設謀慮，使之遵#5 行也。

其不中權衡度數，聖人因而自為之慮。

謂輕重不合於斤兩，長短不充於度一數，便為廢物，何所施哉。聖人因是自為謀慮，更求其反也。

故摔者或摔而出之，或摔而納之；

謂中權衡者出而用之，其不中者納而藏之也。

闔者或闔而取之，或闔而去之。

誠者闔而取之，不誠者闔而去之。

摔闔者，天地之道。

闔戶謂之坤，闢戶謂之乾。故謂天地之道。

掉闔者以變動陰陽、四時開閉以化萬物縱橫。

陰陽變動，四時開閉，皆牌闔之道也。縱橫，謂廢起也。萬物或開以起之，或闔而廢之。

反出、反覆、反性，必由此矣。

言牌闔之道，或反之，令出於彼；或反之，覆來於此；或反之於彼，性之於此，皆從牌闔而生。故曰又由此也。

摔闔者，道之大化，說之變也，必豫審其變化。

言事無開闔，則大道不化。言說無變，故開閉者所以化大道。變言說事雖大，莫不成之於變化。故爻豫之。吉凶繫焉#6。

口者，心之門戶也；心者，神之主也。

心因口宣，故口者心之門戶也。神為心用，故心者神之主也。

志意喜欲，思慮智謀，此皆由門戶出入。

凡此八者皆往來於口中，故曰由門戶出入也。

故關之掉闔，制之以出入。掉之者，開也，言也，陽也。闔之者，閉也，默也，陰也。

言八者若無開閉，事或不節，故關之以牌闔者，所以制其出入。開言於外，故曰陽也。閉情於內，故曰陰也。

陰陽其和，終始其義。

開閉有節，故陰陽和。先後合宜，故終始義。

故言長生、安樂、富貴、尊榮、顯名、愛好、財利、得意、喜欲為陽，曰始。

凡此皆欲人之生，故曰始曰陽。

故言死亡、憂患、貧賤、苦辱、棄損亡利、失意有害、刑戮誅罰為陰，曰終。

凡此皆欲人之死，故曰陰曰終。

諸言法陽之類者，皆曰始，言善以始其事。諸言法陰之類者，皆曰終，言惡以終為謀。

謂言說者有於陰言之，有於陽言之，聽者宜知其然。

掉闔之道，以陰陽試之。

謂或撥動之，或閉藏之。以陰陽之言試之，則其情慕可知。

故與陽言者依崇高，與陰言者依卑小，

謂與情陽者言，高以引之；與情陰者言，卑以引之。

以下求小，以高求大。

陰言卑小，故曰以下求小；陽言崇高，故曰以高求大。

由此言之，無所不出，無所不入，無所不可，

陰陽之理盡，小大之情得，故出入皆可，何所不可乎。

可以說人，可以說家，可以說國，可以說天下。

無所不可，故所說皆可。

為小無內，為大無外。

盡陰則無內，盡陽則無外。

益損、去就、倍反，皆以陰陽御其事。

以道相成日益，以事相賊日損，義乖日去，志同日就，去而遂絕日倍，去而復來日反。凡此不出陰陽之情，故日皆以陰陽御其事也。

陽動而行，陰止而藏。陽動而出，陰隨而入。陽還終始，陰極反陽。

此言上下相成，由陰陽相生也。

以陽動者德相生也，以陰靜者形相成也。以陽求陰，苞以德也；以陰結陽，施以力也。

此言上以爵祿養下，下以股肱宣力。

陰陽相求，由摔闔也。

上下所以能相求者，由開閉而生也。

此天地陰陽之道而說人之法也，

言既體天地，象陰陽，故其法可以說人也。

為萬事之先，是謂圓方之門戶。

天圓地方，上下之義也。理盡開閉，然後生萬物，故為萬事先，上下之道，自此出入。故曰圓方之門戶。

反應第二

聽言之道，或有一不合，必反以難之，彼因難以更思，必有以應也

古之大化者，乃與無形俱生，

大化者、謂古之聖人以大道化物也。無形者，道也。動又由道，故曰無形俱生也。

反以觀往，覆以驗今；反以知古，覆以知今；反以知彼，覆以知己。

言大化聖人稽眾拾己，舉事重慎，反覆詳驗，欲以知來，先以觀往；欲以知今，先以考古；欲以知彼，先度於己。故能舉無遺策，動鈴成功。

動靜虛實之理，不合來#9 今，反古而求之。

動靜由行止也，虛實由真偽也，其理不合於今，反求於古者也。

事有反而得覆者，聖人之意也，

事有不合，反而求彼，翻得覆會，於此成此，在於考彼。契今由於求古，斯聖人之意也。

不可不察。

不審則失之於幾，故不可不察。

人言者動也，己默者靜也。因其言，聽其辭。

以靜觀動，則所見審。因言觀辭，則所得明。

言有不合者，反而求之，其應必出。

謂言者或不合於理，未可即斥，但反而難之，使自求之，則契理之應怡然自出。

言有象，事有比，其有象比，以觀其次。

應理既出，故能言有象，事有比。前事既有象比，更當觀其次，令得自盡。象調法象，比調比例。

象者象其事，比者比其辭也。以無形求有聲，

理在玄微，故無形也。無言則不彰，故以無形求有聲。聲即言也，比謂比類也。

其釣語合事，得人實也。

得魚在於投餌，得語在於發端。發端則語應，投餌則魚來，故曰釣語。語則事合，故曰合事。明試在於敷言，故曰得人實也。

其猶#10 張買網而取獸也，多張其會而司之，道合其事，彼自出之，此釣人之網也。

張網而司之，彼獸自得。道合其事，彼理自出。理既彰，聖賢斯辨。雖欲自隱，其道無由，故曰釣人之網也。

常持其網驅之，其不#11 言無比，乃為之變。

持釣人之網，驅令就職事也。或乖彼，遂不言無比。如此則為之變常易網，更有以勇#12 之者矣。

以象動之，以報其心，見其情，隨而牧之，

此言其變也。報，猶合也。謂更開法象以動之，既合其心，其情可見，因隨其情而牧養也。

己反往，彼覆來，言有象比，因而定基。

己反往以求彼，彼又覆來而就職，則奇策鈴申。故言有象比，則口無擇言。故可以定邦家之基矣。

重之襲之，反之覆之，萬事不失其辭。

謂象比之言，既可以定基，然後重之襲之，反覆之，皆謂再三詳審，不容謬妄。故能萬事允愜，無復失其辭者也。

聖人所誘愚智，事皆不疑。

聖人誘愚，則閉藏之，以知其誠；誘智，則撥動之，以盡其情，咸得其實。故事皆不疑也。

古善反聽者，乃變鬼神以得其情。

言善反聽者，乃坐忘遺鑒，不思玄覽，故能變鬼神以得其情，洞幽微而冥。夫會鬼神本密，今則不能，故曰變也。

其變，當也；而牧之，審也。

言既變而當理，然後牧之道審也。

牧之不審，得情不明；得情不明，定基不審。

情明在於審牧，故不審則不明；審基在於情明，故不明則不審。

變象比，必有反辭，以還聽之。

謂言者於象比有變，又有反辭以難之，令其先說，我乃還靜以聽之。

欲聞其聲反默，欲張反瞋，欲高反下，欲取反與。

此言反聽之道，有以誘致之。故欲聞彼聲，我反靜默；欲彼開張，我反瞋斂，欲彼高大，我反卑下；欲彼收取，我反施與，如此則物情可致，無能自隱也。

欲開情者，象而比之，以牧其辭，同聲相呼，實理同歸。

欲開彼情，先設象比而動之。彼情既動，將欲生辭，徐徐牧養，令其自言，譬猶鶴鳴于陰，聲同又應。故能以實理相歸也。

或因此或因彼，或以事上或以牧下，

謂所言之事，或因此發端，或因彼發端。其事有可以事上，可以牧下者也。

此聽真偽，知同異，得其情詐也。

謂真偽、同異、情詐，因此上事而知也。

動作言默與此出入舛喜怒由此以見其式，

謂動作言默，莫不由情與之出入。至於或喜或怒，亦由此情以見其式也。

皆以先定為之法則，'

謂上六者皆以先定於情，然後法則可為。

以反求覆觀其所託。故用此者，

反於彼者所以求覆於此，因以觀彼情之所託，此謂信也。知人在於見情，故言用此也。

己欲平靜，以聽其辭，察其事，論萬物，別雄雌。

謂聽言之道，先自平靜。既得其辭，然後察其事'，或論序萬物，或分別雄雌也。

雖非其事，見微知類。

謂所言之事雖非時要，然觀此可以知微#13，故曰見微知類。

若探人而居其內，量其能，射其意也。符應不失，如賸蛇之所指，若羿之引矢。

聞其言，則可知其情。故若探人而居其內，則情原又盡。故量能射意，乃無一失。若合符契，勝蛇所指，禍福不差；羿之引矢，命處輒中。聽言察情，不異於此，故以相況也。

故知之始，己自知而後知人也。

知人者智，自知者明。智從明生，明能生智。故欲知人鈴須自知。

其相知也，若比目之魚；見形也，若光之與影也。

我能知己，彼須我知，又兩得之，然後聖賢道合，故若比目之魚。聖賢合，則理自彰，猶光生而影見。

其察言也不失，若磁石之取緘，舌之取燔骨。

以聖察賢，復何所失。故若磁石之取緘，舌之取燔骨。

其與人也微，其見情也疾。

聖賢相與，其道甚微；不移寸陰，見情甚疾。

如陰與陽，如陽與陰，如圓與方，如方與圓。

上下之道，取類股肱，比之一體，其來尚矣。故其相成也，如陰與陽。其相形也，猶圓與方。

未見形，圓以道之；既見形，方以事之，

謂向晦入息，未見之時，當以圓道導之；亦既出港離隱，見形之後，即以方職任之。

進退左右，以是司之。

此言用人之道，或昇進或黜退，或貶左或崇右，一惟上圓方之理。故曰以是道司之。

己不先定，牧人不正，

方圓進退，若不先定，則於牧人之理不道#15 其正也。

事用不巧，是謂忘情失道。

用事不巧，則操末續顛，圓鑿方柄，情道兩失，故曰忘情失道也。

己審先定以牧人，策而無形容，莫見其門，是謂天神。

己能審定，以之牧人，至德港暢，玄風遠扇，非形非容，無門無戶，見形而不及，道日用而不知，故謂之天神也。

內鍵第三

撻者，持之令固也。得，然後結圓而不離。君臣上下之事道合則遠而親就之不用非其意則就之而不用，順其事則去之而反求。日進前而不御，遙聞聲而相思。分違則日進前而不御聲而相思。事皆有內撻言或有遠之而相親故日皆有內撻，結以道德，之，友，為臣也言上下之交，必內情相有遠而親，近而疏，情乖則近而疏。去之反求，素結本始。理契則遙聞去之反求，聞聲而思者，皆由內合相待素結本始也。或結以道德，或結以黨友貨，或結以采色。素結其始。或結以財謂以道德結連於君臣名為臣，實為師也。謂以友道結連於君鬼谷子卷上結以黨王者之臣名實為友也。結以貨財結以采色，謂若桀紂之臣費仲、惡來之類是也。

用其意，欲入則入，欲出則出，欲親則親，欲疏則疏，欲就則就，欲去則去，欲求則求，欲思則思。

自入出已下八事，皆用臣之意，隨其所欲。故能固志於君，物莫能間也。

若馱母之從其子也，出無問，入無朕，獨往獨來，莫之能止。

扶母，蝗蠟也，似蜘蛛，在穴中，有蓋。言蟻母養子以蓋覆穴，出入往來，初無問眼，故物不能止之。今內撻之臣，委曲從君，以自結固，無有問隙，亦由是也。

內者進說辭，撻者撻所謀也。

說辭既進，內結於君。故曰內者進說辭也。度情為謀，君不持而不捨，故曰撻者撻所謀也。

欲說者務隱度，計事者務循順。

說而隱度，則其說鈴行。計而循順，則其計又用。

陰慮可否，明言得失，以御其志。

謂隱慮可否，然後明言得失，以御君志也。

方來應時，以合其謀。

方，謂道衍，謂以道衛來進，鈴應時宜，以合會君謀也。

詳思來撻，往應時當也。

詳思計慮，來進於君，可以自固，然後往應時宜，必當君心也。

夫內有不合者，不可施行也。

計慮不合於君，則不可施行也。

乃揣切時宜，從便所為，以求其變。

前計既有不合，乃更揣量切摩當時所為之便，以求所以變計也。

以變求內者，若管取撻。

以管取撻，撻又離，以變求內，內鈴合。

言往者，先順辭也；說來者，以變言也。

往事已著，故言之貴順辭；來事未形，故說之貴通變也。

善變者審知地勢，乃通於天，以化四時，使鬼神合於陰陽。

善變者，謂善識通變之理。審知地勢，則天道可知。故曰乃通於天。知天，則四時順理而從化。故曰以化四時。鬼神者，助陰陽以生物者也。道通天地，乃能使鬼神合德於陰陽也。

而牧人民，見其謀事，知其志意。

既能知地通天，化四時，合陰陽，乃可以牧養人民。其養人也，鈴見其謀事而知其志意也。

事有不合者，有所未知也。

謂知之，即與合；未知，即不與合也。

合而不結者，陽親而陰疏。

或有離合而不結固者，謂以陽外相親，陰內相疏也。

事有不合者，聖人不為謀也。

不合，謂圓鑿而方柄；故聖人不為謀也#16。

故遠而親者有陰德也，近而疏者志不合也；

陰德，謂陰私相德也。

就而不用者策不得也，去而反求者事中來也。

謂所言當時未合，事過始駭，故日中來事。

日進前而不御者，施不合也；遙聞聲而相思者，合於謀待決事也。

謂所行合於己謀，待之以次其事，故曰遙聞聲而相思也。

故曰：不見其類而為之者見逆，不得其情而說之者見非。

言不得其情類而說之者，又北轅適楚，陳杪遊秦，所以見非逆也。

得其情，乃制其衛，

得其情，則鴻遇長風，魚縱大壑，沛然莫之能禦，故能制行其衛也。

此用可出可入，可撻可開。

此用者，謂其情也，則出入自由，撻開任意也。

故聖人立事，以此先知而撻萬物。

言以得情立事，故能先知可否，萬品所以結固而不離者，皆由得情也。

由夫道德仁義，禮樂計謀，

由夫得情，故能行其仁義道德以下事也。

先取《詩》、《書》，混說損益，議去論就。

混，同也。謂先考《詩》、《書》之言，以同己說，然後損益時事，議論去就也。

欲合者用內，欲去者用外。

內謂情內，外謂情外。得情自合，失情自去，此蓋理之常也。

外內者必明道數，揣策來事，見疑訣之。

言善知內外者，爻明識道衍之數，預揣來事，見疑能次也。

策無失計，立功建德。

既能明道衍，故策無失計。策無失計，乃可以立功建德也。

治民入產業，曰撻而內合。

理君臣之名，使上下有序。入賦稅之業，使遠近無差。上下有序，則職分明。遠近無差，則搖役簡。如此則為國之基。故曰撻而內合也。

上暗不治，下亂不寤，撻而反之。

上暗不治其任，下亂不寤其萌，如此天下無邦，域中曠主，兼味者可行其事，侮己者由是而興。故曰撻，而反之。

內向得而外不留，說而飛之。

言自賢之主，自以所行為得，而外不留賢者之說。如此者，則為作聲譽而飛揚之，以釣觀其心也#17。

若命自來，己迎而御之，

君心既善，己又自有命來召，己既迎而御之，以行其志。

若欲去之，因危與之。

翔而後集，意欲去之，因將危與之辭矣。

環轉因化，莫之所為，退為大儀。

去就之際，反覆量宜，如員環之轉，因彼變化，雖傍#18者莫知其所為，如是而退，可謂全身大儀。儀者，法也。

抵職第四

抵，擊實也。織，罅隙也。牆崩因隙器，壞因罅而擊實之#19。則牆器不敗，若不可救，因而除之，更有所營，置人事亦由是也。

物有自然，事有合離。

此言合離，若#20乃自然之理。

有近而不可見，遠而可知。近而不可見者，不察其辭也；遠而可知者，反往以驗來也。

察辭觀行，則近情可見。反往驗來，則遠事可知。古，猶今也。故反考往古，則可驗來。故曰反往以驗來。

鐵者，罈也；罈者，爛也；爛者，成大隙也。

隙大，則崩毀將至，故宜有以抵之也。

織始有朕，可抵而塞，可抵而卻，可抵而息，可抵而匿，可抵而得。此謂抵鐵之理也。

映者，隙之將兆，謂其微也。自中成者可抵而塞，自外來者可抵而卻，自下生者可抵而息，其萌微者可抵而匿，都不可治者可抵而得。深知此五者，然後善抵鐵之理也。

事之危也，聖人知之，獨保其用，因化說事，通達計謀，以識細微。

形而上者謂之聖人，故危兆纔形，朗然先覺，既明且哲。故獨保其用也。因化說事，隨機逞行，通達計謀，以經緯，識細微而預防之也。

經起秋毫之末，揮之於太山之本。

漢高祖以布衣登皇帝位，殷湯由百里而馭萬邦。經，始也；揮，動也。

其施外兆萌芽孽之謀，皆由抵鐵，抵鐵隙為道衛#21。

言化政施外，兆萌芽孽之時，託聖謀而計起#22，蓋由善抵鐵之理。故能不失其機。然則鐵隙既發，乃可行道衛。故曰抵鐵隙為道行也。

天下分錯，上無明主，公侯無道德，則小人讒賊，賢人不用，聖人竄匿，貪利詐偽者作。君臣相惑，土崩瓦解而相伐射，父子離散，乖亂反目。是謂萌芽鐵罈。

此謂亂政萌芽為國之鐵罈。伐射，謂相攻伐而激射。

聖人見萌芽鐵罈，則抵之以法。世可以治，則抵而塞之；不可治，則抵而得之。或抵如此，或抵如彼；或抵反之，或抵覆之。

如此謂抵而塞之，如彼謂抵而得之，反之謂助之為理，覆之謂因取其國。

五帝之政，抵而塞之；三王之事，抵而得之。

五帝之政，世間猶可理，故曰抵而塞之，是以有禪讓之事。三王之事，世間不可理，故曰抵而得之，是以有征伐之事也。

諸侯相抵，不可一勝數，當此之時，能抵為右。

謂五伯時，右由上也。

自天地之合離終始，必有幟隙，不可不察也。

合離，謂否泰，言天地之道，正觀尚有否泰，為之幟隙，又況於人乎。故曰不可不察也。

察之以掉闔，能用此道，聖人也。

牌闔，亦否泰也。體大道以經人事者，聖人也。

聖人者，天地之使也。

後天而奉天時，故曰天地之使也。

世無可抵，則深隱而待時。時有可抵，則為之謀。可以上合，可以檢下，上合，謂抵而塞之，助時為治。檢下，謂抵而得之，束# 2 3手歸己也。

能因能循，為天地守神。

言能因循此道，則大寶之位可居。故能為天地守其神祀# 2 4也。

鬼谷子卷上竟

1 『名』原脫，據嘉慶本補。

2 『朕』，邊也』原脫，據嘉慶本補。

3 『以』嘉慶本作『與』。

4 『而』嘉慶本作『謂』。

5 『遵』原作『道』，據嘉慶本改。

6 『吉凶擊焉』嘉慶本作『吉凶，大命系焉』。

7 『亡』原脫，據嘉慶本補。

- # 8 『者』原脫，據嘉慶本補。
- # 9 『來』嘉慶本作『於』。
- # 10 『猶』原脫，據嘉慶本補。
- # 11 『不』原脫，據嘉慶本補。
- # 12 『勇』嘉慶本作『象』。
- # 13 『微』嘉慶本作『彼』。
- # 14 『見』原脫，據嘉慶本補。
- # 15 『道』嘉慶本作『得』。
- # 16 自『欲說者務隱度』至此，原脫，據嘉慶本補。
- # 17 『以鈞觀其心也』嘉慶本作『以鈞其歡心也』。
- # 18 『傍』嘉慶本作『優』。
- # 19 嘉慶本在『而擊實之』一之前尚有『方其罅隙』。
- # 20 『若』嘉慶本作『者』。
- # 21 『抵織隙為道衛』嘉慶本作『抵織之際的馬道衛用』。
- # 22 本句嘉慶本作『言亂政施外，兆萌芽藥之時，香謀因此而起』。
- # 23 『束』嘉慶本作『使』。
- # 24 『祀』嘉慶本作『化』。

鬼谷子卷中

飛箝第五

飛，謂作聲譽以飛揚之。箝，謂牽持緘束令不得脫也。言取人之道先作聲譽以飛揚之，彼必露情竭志而無隱，然後因其所好牽持緘束令不得轉移。

凡度權量能，所以徵遠來近。

几度其權略，量其材能，為遠。作聲譽者所以徵遠而來近也。謂賢者所在或遠或近，以此徵來，若燕昭尊郭隗，即其事也。

立勢而制事，必先察同異，別是非之紐閣，

言遠近既至，乃立賞罰之勢，制能否之事。事勢既立，鈴先察黨與之同異，別言語之是非。

見內外之辭，知有無之數，

外謂浮虛，內謂情實，有無謂道衍能否。又鈴見其情偽之辭，知其能否之數。

決安危之計，定親疏之事。

既察同異，別是非，見內外，知有無，然後與之次安危之計，定親疏之事則賢不肖可知也。

然後乃權量之，其有隱括，乃可徵，乃可求，乃可用。

權之所以知其輕重，量之所以知其長短。輕重既分，長短既形，乃施隱括以輔其曲直。如此，則徵之亦可，求之亦可，用之亦可。

引鉤箝之辭，飛而箝之。

鉤，謂誘致其情。言人之材性各有差品，故鉤箝之辭亦有等級。故引鉤箝之辭，內惑而得其情曰鉤，！外譽而得其情曰飛。得情即箝持之，令不得脫移，故曰鉤箝，故曰飛鉤箝。

鉤箝之語，其說辭也，乍同乍異。

謂說鉤箝之辭，或脾而同之，或合而異之，故曰乍同乍異也。

其不可善者，或先徵之而後重累，

不可善，謂鉤箝之辭所不能動。如此又先命徵召之。重累者，謂其人既至，然後狀其村所有。其人既至，然後都狀其村衛所有，知其所能，人或因此從化者也。

或先重以累而後毀之，

或有雖都狀其所有，猶未從化，然後就其村衍短者訾毀之，人或過而從之，言不知化者也。

或以重累為毀，或以毀為重累。

或有狀其所有，其短自形，此以重累為毀也。或有歷說其短，村衛便著，此以毀為重累也。為其人難動，故或重累之，或訾毀之，所以驅誘令從化。

其用，或稱財貨、琦璋、珠玉、璧白、采色以事之，

其用，謂人既從化，將用之，鈴先知其性行好惡，動以財貨、采色者，欲知其人食康也。

或量能立勢以鉤之，

量其能之優劣，然後立去就之勢，以鉤其情，以知智謀。

或伺候見爛而箝之。

謂伺彼行事，見其爛而箝持之，以知其勇怯也。

其事用抵巇，

謂此上事用抵巇之衍而為之。

將欲用之天下，必度權量能，見天時之盛衰，制地形之廣狹，蛆臉之難易，人民貨財之多少，諸侯之交孰親孰疏、孰愛孰憎。

將用之於天下，謂用飛箝之衍，輔於帝王。度權量能，欲知帝王村能可輔成否。天時盛衰，地形廣狹，人民多少，又欲知天時地利人和，合其泰否。諸侯之交，親疏愛憎，又欲知從否之眾寡。

心意之慮懷，審其意，知其所好惡，乃就說其所重，以飛箝之辭，鉤其所好，以箝求之。

既審其慮懷，知其好惡，然後就其所最重者而說之。又以飛箝之辭，鉤其所好。既知其所好，乃箝而求之。所好不違，則何說而不行哉。

用之於人，則量智能，權材力，料氣勢，為之樞機，以迎之隨之，以箝和之，以意宜之。此飛箝之綴也。

用之於人，謂用飛箝之衍於諸侯也。量智能，料氣勢者，亦欲知其智謀能否也。樞，所以主門之動靜，機所以主弩之放發。言既知其諸侯智謀能否，然後立法，鎮其動靜，制其放發，猶樞之於門，機之於弩，或先而迎之，或後而隨之，皆箝其情以和之，用其意以宜之。如此則諸侯之權可得，而執己之恩又得而固。故曰飛箝之綴也，謂用飛箝之衍連於人也。

用於人，則空往而實來，綴而不失，以究其辭，可箝而從，可箝而橫，可引而束，可引而西，可引而南，可引而北，可引而反，可引而覆。

用於人，謂以飛箝之術任使人也。但以聲譽揚之，故曰空往。彼則開心，露情歸附於己，故曰實來。既得其情，爻綴而勿失。又令敷奏以言，以究其辭。如此，則從橫束西南北。反覆惟在己之箝引，無思不服。

雖覆能復，不失其度。

雖有覆敗，鈴能復振，不失其節度，此箝之終也。

作合第六

大道既隱，正道不得坦然而行，故將合於此，必作於彼，令其不疑，然後可行其意，即伊呂之去就是也。

凡趨合倍反，計有適合。

言趨合倍反，雖參差不齊，然後施之計謀，理乃適合。

化轉環屬，各有形勢，反覆相求，因事為制。

言倍反之理，隨化而轉，如連環之屬。然其去就，各有形勢，或反或覆。理自相求，莫不因彼事情為之立制也。

是以聖人居天地之間，立身御世，施教揚聲明名也，必因事物之會，觀天時之宜，因之所多所少，以此先知之，與之轉化。

所多所少，謂政教所宜多所宜少也。既知多少所宜，然後為之增減。故曰以此先知。謂用倍反之理知之也。轉化，謂轉變以從化也。

世無常貴，事無常師。

能仁為貴，故無常貴。立善為師，故無常師。

聖人常為無不為，所聽無不聽#3，

善爻為之，故無不為。無稽之言不聽，故無所聽。

成於事而合於計，謀與之為主，

於事又成，於謀又合。如此者與眾立之，推以為主也。

合於彼而離於此，計謀不兩忠。

合於彼，又離於此，是其忠謀不得兩施也。

必有反杵，反於是，性於彼，杵於此，反於彼。其術也，

既有#4 不兩施，宜行反件之術。反杵者意欲反合於此，鈴行件於彼。件者設疑其事#5，令昧者不知覺其事也。

用之天下，必量天下而與之；用之國，必量國而與之；用之家，必量家而與之；用之身，必量身材能氣勢而與之。大小進退，其用一也。

用之者，謂反性之行。量者，謂其事業有無。與，謂與之親。几行件者，必稱其事業所有而親媚之，則暗主無從而覺，故得行其術也。所行之行，雖有大小進退之異，然而至於稱·事揚親則一，故曰其用一也。

必先謀慮計定，而後行之以飛箝之術。

將行反怖之行，爻須先定計謀，然後行之，又用飛箝之行以彌縫之。

古之善背向者，乃協四海，包諸侯性合之地而化轉之，然後以之求合。

言古之深識背向之理者，乃合同四海，兼并諸侯，驅置件合之地，然後設法變化而轉移之。眾心既從，乃求其真主而與之合也。

故伊尹五就湯，五就桀，然後合於湯；呂尚三就文王，三人殷而不能有所明，然後合於文王。

伊尹所以就桀紂者，以性之令不疑，彼既不疑，然後得合於其真主矣。

此知天命之箝，故歸之不疑也。

以天命系於殷、湯、文王，故二臣歸二主不疑也。

非至聖人達輿不能啣世，非#6 勞心苦思不能原事，不悉心見情不能成名，材質不惠不能用兵，忠實無真不能知人。故性合之道，己必自度材能，知睿量長短，遠近孰不如，

夫件合之道，不能行於勝己，而又用之於不我若，故知誰不如，然後行之也。

乃可以進，乃可以退，乃可以縱，乃可以橫。

既行件合之道於不如己者，則進退縱橫唯吾所欲耳。

揣篇第七

古之善用天下者，必量天下之權而揣諸侯之情。量權不審不知強弱輕重之稱，揣情不審不知隱匿變化之動靜。何謂量權，曰度於大

小，謀於眾寡，稱貨財之有無。

古之善用天下者，必量天下之權而揣諸侯之情。量權不審，不知強弱輕重之稱。揣情不審，不知隱匿變化之動靜。何謂量權。曰度於大小，謀於眾寡，稱貨財有無之數，料人民多少#7，饒乏有餘，不足幾何，辨地形之險易孰利孰害，謀慮孰長孰短，君臣之親疏孰賢孰不肖，與賓客之知睿孰少孰多，觀天時之禍福孰吉孰凶，諸侯之親孰用孰不用，百姓之心去就變化孰安孰危，孰好孰憎。反側，孰便#8 能知。如此者，是謂權量。

天下之情又見於權也，善修量權，其情可得而知之。知其情而用之者，何適而不可哉。

揣情者，必以其甚喜之時往而極其欲也。其有欲也，不能隱其情，必以其甚懼之時往而極其惡也。其有惡也，不能隱其情，情欲必失#9 其變。

夫人之性甚喜則所欲著，甚懼則所惡彰。故因其彰著而往極之。惡欲既極，則其情不隱。是以情欲因喜懼之變而失#10 也。

感動而不知其變者，乃且錯其人勿與語，而更問所親，知其所安。

雖因喜懼之時以欲惡感動，尚不知其變。如此者乃且置其人無與之語，徐徐更問斯人之所親，則其情欲所安可知也。

夫情變於內者，形見於外。故常必以其見者而知其隱者，此所謂測探揣情。

夫情貌不差，內變者鈴見外貌。故常以其外見而知其內隱。觀色而知情者，鈴用此道。此所謂測深揣情也。

故計國事者，則當審權量。說人主，則當審揣情。謀慮情欲，必出於此。

審權量，則國事可計，審揣情，則人主可說。至於謀慮情欲，皆揣而後行，故曰謀慮情欲，又出於此也。

乃可貴，乃可賤，乃可重，乃可輕，乃可利，乃可害，乃可成，乃可敗，其數一也。

言審於揣衍，則貴賤成敗唯己所制，無非揣衍所為，故曰其數一也。

故雖有先王之道，聖智之謀，非揣情，隱匿無所索之。此謀之大本也，而說之法也。

先王之道，聖智之謀，雖弘曠玄妙，若不兼揣情之衍，則彼之隱匿從何而求之。然則揣情者，乃成謀之本而說之法制也#11。

常有事於人，人莫先事而至，此最難為。

挾揣情之衍者，又包獨見之明，故有事於人，人莫能先也。又能窮幾盡#12變，故先事而至。自非體玄極妙，則莫能為此矣。故曰此難為者也。

故曰揣情最難守司，言必時其謀慮。

人情險於山川，難於知天。今欲揣度而守司之，不亦難乎。故曰揣情最難守司。謀慮出於人情，又當知其時節，此其所以最難也。

故觀絹飛蠕動，無不有利害，可以生事。美生事者，幾之勢也。

絹飛蠕動，微虫耳，亦猶懷利害之心。故順之則喜悅，逆之則勃怒，況於人乎，況於鬼神乎。是以利害者理所不能無，順逆者事之所鈐行。然則招利，逆之政害，理之常也。觀此可以成生事之美。生事者鈐審幾微之勢，故曰：生事者幾之勢也。

此揣情飾言，成文章而後論之。

言既揣其情，然後修飾言語以遵之，故說辭鈐使成文章而后可論也。

摩篇第八

摩之符也#13，內符者，揣之主也。

謂揣知其情，然後以其所欲摩之。故摩為揣之衍。內符者，謂情欲動於內，而符驗見於外。揣者見外符而知內情。故曰：符為揣之主也。

用之有道，其道必隱。

揣者，所以度其情慕；摩者，所以動而內符。用揣摩者，鈴先定其理。故曰：用之有道。然則以情度情，情本潛密，故曰：其道又隱也。

微摩之，以其所欲測而探之，內符必應。其應也，必有為之。

言既揣知其情所趨向，然後以其所欲微而摩床，得所欲而情必動。測而探之。如此，則內符鈴應。符既應，必欲為其所為也。

故微而去之。是謂塞命匿端，隱貌逃情而人不知，故成其事而無患。

君既所為，事鈴可成，然後從之。臣事貴於無，成有終，故微而去之爾。若己不同於此計，令功歸於君。如一此可謂塞穿匿端一瀟貌逃情。情逃而穿塞，則人何從而知之。人既不知所以息其所借坏，故能成事而無息也。

摩之在此，符之在彼，從而應之，事無不可。

此摩甚微，彼應自著。觀者但睹其著而不見其微。如此用之，功專在彼，故事無不可也。

古之善摩者，如操鉤而臨深淵，餌而投之，必得魚焉。故曰主事日成而人不知，主兵日勝而人不畏也。

釣者露餌而藏鉤，故魚不見，鉤而可得。賢者觀功而隱摩，故人不知，摩而自服。故曰主事日成而人不知也。兵勝由於善摩，摩隱則無從而畏，故曰主兵日勝而人不畏也。

聖人謀之於陰，故曰神；成之於陽，故曰明。

港謀陰密，日用不知，若神道之不測，故曰神也。功成事遂，煥然彰著故曰明也。

所謂主事日成者不知其所以利，知其所以然主兵日勝者信就費明知。所以月良而天下比之神明也。聖人者體道而設教，參天地而施化，韜光晦達，藏用顯仁。故人安得而不知其所陝利，從道而不知其所以然，故比之神明。常戰於不爭不費，而民不知所以畏，而天下比之神善戰者絕禍於心胸以不爭為戰。師旅不起至德潛暢，百姓皆得自然不知所以畏也平；者以其怒摩；者，有以平，有以正；有以喜，有有以名，有以行；有以廉，有以；有以利，有以卑。凡此十者，皆摩之所由而發村性參差息盈虛，怒者積德也積善也，禁邪於未萌，故玄風遐扇故不知所以服，比之於神明。事務變化。故摩者亦消因幾而動

之。靜也；正者動也；名者而民安之而民道之故國用不功成事言人之直#14也；喜者，悅發也；行者，成也；廉者，潔也；信者，明#15也；利者，求也；卑者，諂也。

名貴發揚，故曰發也。行貴成功，故曰成也。

故聖人所獨用者，眾人皆有之，然無成功者，其用之非也。

言上十事聖人獨用，以為摩而能成功立事，然眾人莫不有之#16。所陝用之、非道不能成#17。

故謀莫難於周密，說莫難於悉聽，事莫難於必成。此三者，唯聖人#18然後能之。

謀不周密，則失谿而害成。說不悉聽，則違順而生疑。事不又成，則止簣而有廢。皆有所難能任之而無難者，其唯聖人乎。

故謀必欲周密，必擇其所與通者說也。故曰：或結而無隙也。

為通者說謀鈴虛受，如受石投水，開流而納泉。如此，則何隙而可得。故曰：一結而無隙也。

夫事成必合於數，故曰道數與時相偶者也。

夫謀成又先考合於衍數，故道衍時三者相偶合，然後事可成而功業可立也。

說者聽必合於情，故曰情合者聽。

進說而能令聽者，其唯情合者乎。

故物歸類，抱薪趨火，燥者先燃；平地注水，濕者先濡。此物類相應於勢，譬猶是也。此言內符之應外摩也如是。

言內符之應外摩，得類則應，譬猶水流就濕，火行就燥也。

故曰摩之以其類焉，有不相應者；乃摩之以其欲焉，有不聽者。故曰獨行之道。

善於摩者其唯聖人乎。故曰獨行之道者也。

夫幾者不晚，成而不抱，久而化成。

見幾而作，何晚之有。功成不拘，何抱之久。行此二者可以化天下。

權篇第九

說之者說之也，說之者資之也。

說者，說之於彼人也。說之者，有資於彼人也。資，取也。

飾言者假之也，假之者益損也。

說者所以文飾言語，但假借以求入於彼，非事要也。亦既假之，須有損益。故曰假之者損益之謂也。

應對者利辭也，利辭者#19 輕論也。

謂彼有所問，卒應而對之者，但便利辭也。辭務便利，故所論之事自然利辭，非至言也#20。

成義者明之也，明之者符驗也。

竅實事務以成義理者，欲明其真偽也。真偽既明，則符驗自著。故曰明之者#21 符驗也。言或反覆，欲相卻也。

難言者卻論也，卻論者鈞幾也。

言或不合，反覆相難，所以卻論前事也。卻論者，鈞理精而事明，幾微可得而盡矣。故曰卻論者鈞幾也。求其深微，曰鈞也。

佞言者諂而于忠，

諂者，先意承欲，以求忠名，故曰諂而于忠。

諛言者博而于智，

博者，繁稱文辭，以求智名，故曰博而于智。

平一黃者央而于勇，

次者，縱舍不疑，以求勇名，故曰次而于智。

戚言者權而于信，

戚者，憂也，謂象憂戚而陳言也。權者，策選進謀，以求信名，故曰權而于信。

靜言者反而于勝。

靜言者，調象清淨而陳言。反者，先分不足以窒非，以求勝名，故曰反而于勝。

先意成欲者諂也，繁稱文辭者博也，策選進謀者權也，縱舍不宜者央也，先分不足而窒非者反也。

己實不足，不自知而內訟，而反攻人之過，窒他謂非，如此者反也。

故口者幾關也，所以閉情意也；耳目者心之佐助也，所以窺問見姦邪。故曰：參調而應，利道而動。

口者所以發言語，故曰口者機關也。情意宜否在於機關，故曰所以關閉情意也。耳目者所以助心通理，故曰心之佐助也。心得耳目，即能窺見問隙，見彼姦邪，故曰窺問見姦邪。耳心目三者調和而相應感，則動鈴成功，吉無不利。其所無不利者#22，則以頗道而動。故曰參調而應，利道而動者也。

故擊言而不亂，翱翔而不迷，變易而不危者，觀要得理。

苟能睹要得理，便可曲成不失。故雖繫言紛葩不亂，輪翔越越不迷，變易改常而不危者也。

故無目者不、可示以五色，無耳者不可告以五音。

五色為有目者施，故無目不可得而示其五色。五音為有耳者作，故無耳不可得而告其五音。此二者為下文分也。

故不可以往者無所開之也，不可以來者無所受之也。物有不通者，聖人#23故不事也。

此不可以往說於彼者，為彼暗滯無所可開也。彼所不來說於此者，為此淺局無所可受也。夫淺局之與暗滯，常閉塞而不通，故聖人不事也。古人有言曰：口可以食，不可以言。言者，有諱忌也。衆口爍金，言有曲故也。

口食可以肥百體，故可食也。言或可以招百殃，故不可以言也。言者觸忌諱，故曰有忌諱也。金為堅物，衆口能爍之，則以衆口有私曲故也。故曰言有曲故也。

人之情，出言則欲聽，舉事則欲成。

可聽在於合彼，可成在於順理。此為下起端也。

是故智者不用其所短而用愚人之所長，不用其所拙而用愚人之所工，故不困也。

智者之短不勝愚人之長，故用愚人之長也。智者之拙不勝愚人之工，故用愚人之工也。常能棄拙短而用工長，故不困也。

言其有利者，從其所長也；言其有害者，避其所短也。

人能從利之所長，避害之所短，故出言鈴見聽，舉事鈴有成功也。

故介虫之悍也，必以堅厚；螫蟲之動也，必以毒螫。故禽獸之用其長，而談者知用其用也。

言介虫之堅厚以自藏。螫蟲之動也，行毒螫以自衛，此用其所長也。故能自免於害。至於他鳥獸莫不知用其長，以自保全。談者感此，亦知其所用而用也。

故曰辭言五，曰病，曰怨#24，曰憂，曰怒，曰喜。

五者有一，鈴失中和而不平暢。

故曰：病者感衰氣而不神也，

病者恍惚，故氣衰而不神也。

怨者腸絕而無主也，

怨者內動，故腸絕而言無主也。

憂者閉塞而不泄也，

憂者快憶，故閉塞而言不泄也。

怒者妄動而不治也，

怒者鬱勃，故妄動而言不治也。

喜者宣散而無要也。

喜者搖蕩，故宣散而言無要。

此五者，精則用之，利則行之。

此五者既失於平常，故用之在精，而行之在利。其不精利，則廢而止之也。

故與智者言依於博，與拙者言依於辨，與辨#25者言依於要，與貴者言依於勢，與富者言依於高，與貧者言依於利，與賤者言依於謙，與勇者言依於敢，與過者言依於銳。此其術也，而人常反之。

此量宜發言之衍也，不達者反之，則逆理而不免成#26於害也。

是故與智者言將此以明之，與不智者言將此以教之而甚難為也。

與智者語將以其明斯衍，與不智者語以此衍教之，然人迷日因久，教之不易，故難為也。

故言多類，事多變。故終日言不失其類，故事不亂。

言者條流舛難，故多類也。事則隨時而化，故多變也。若言不失類，事亦不亂。

終日不變而不失其主，故智貴不妄。

不亂，故不變，故其主有常。能令有常而不變者，智之用也，故其智可貴而不妄。

聽貴聰，智貴明，辭貴奇。

聽聰則真偽不亂，知明則可否自分，辭奇則是非有證#27。三者能行，則功成事立，故須貴之。

謀篇第十

為人凡謀有道情。得其所因，必得其所因，以求其則其情可求。見情而謀則事無不濟。審得其情，乃立三儀。曰中，曰下。參以立焉言審情之術，爰立上智、中才、下愚之順道而動者，故鄭人之取玉也，三儀者，曰上，以生奇。奇不知其所擁，始於古之所從。三者參以驗之，然後奇計可得而生。奇計既生，莫不通達，惑也。夫度材量能，故不知其所擁蔽。然此奇計非自今也南也。故同情而俱相親者乃始於古蓋從於順也。載司南之車為其不揣情者亦事之司其俱成者也；同欲而相疏者其偏害者也；

諸同情，欲共謀立事。事若俱成，後又相親；若乃一成一害，後必相疏，理之常也。

同惡而相親者，其俱害者也，同惡而相疏者，偏害者也。

同惡，謂同為彼所惡。後若俱害，情又相親；若乃一全一害#28，理鈴相疏，亦理之常也。

故相益則親，相損則疏，其數行也。此所以察同異之分，其#29類一也。

同異之分，用此而察。

故牆壞於其隙，木毀於其節，斯蓋其分也。

牆木毀由於隙節，況於人事之變生於同異。故曰斯蓋其分。

故變生於事，事生謀，謀生計，計生議，議生說，說生進，進生退，退生制。因以制於事，故百事一道，而百度一數也。

言事有本根，各有從來，譬之卉木因根而有枝條花葉，故曰#30變隙，然後生於事業。生事業者，必須計謀。成計謀者，鈴須議說。議說鈴有當否，故須進退之。既有黜陸，須事以為法，而百事百度何莫由斯而至，其道數一也。

夫仁人輕貨，不可誘以利，可使出費；勇士輕難，不可懼以患，可使據危；智者達於數，明於理，不可欺以誠，可示以道理，可使立功，是三才也。

使輕貨者出費，則費可全；使輕難者據危，則危可安；使達數者立功，則功可成。總三材而用之，可以光耀千里，豈徒十二乘而已。

故愚者易蔽也，不肖者易懼也，貪者易誘也，是因事而裁之。

以此三衍，取彼三短，可以立事立功也。謀者因事興慮，宜知之而裁之。故曰因事而裁之。

故為強者積於弱也，有餘者積於不足也，此其道衛行也。

柔弱勝於剛強，故積弱可以為強大。直若曲，故積曲可以為直。少則得眾，故積不足可以為有餘。然則以弱為強，以曲為直，以不足為有餘，斯道衛之所行，故曰道衍行也。

故外親而內疏者說內，內親而外疏者說外。

外陽相親而內實疏者，說內以除其內疏。內實相親而外陽疏者，說外以除其外疏也。

故因其疑以變之，因其見以然之，

若內外無親而懷疑者，則因其疑而變化之。彼或因見而有所見，則因其所見而然之。

因其說以要之，因其勢以成之，

既然見彼或有可否之說，則因其說要結之可否。既形便有去就之勢，則因其勢以成就之。

因其惡以權之，因其患以斥之。

去就既成，或有惡息，則因其惡也，以權量之；因其息也，為斥除之。

摩而恐之，高而動之，

息惡既除，或恃勝而驕者，便切摩以恐，懼之高危，以感動之。

微而正之，符而應之，

雖恐動之，尚不知變者，則微有所引據以證之，為設符驗以應之。

擁而塞之，亂而惑之，是謂計謀。

雖有為設引據符驗，尚不知變者，此或深不可救也，使擁而塞之，亂而惑之，因抵而得之。如此者可以計謀之用也。

計謀之用，公不如私，私、不如結，結而無隙者也。

公者揚于王庭，名為聚訟，莫執其咎，其事難成。私者不出門庭，慎密無失，其功可立。故公不如私。雖復潛謀，不如與彼要結。二人同心，物莫之問，欲求其隙，其可得乎。

正不如奇，奇流而不止者也。

正者，循理守常，難以速進。奇者，反經合義，事同機發。故正不如奇。奇計一行，則流通而莫知止也。故曰：奇流而不止者也。

故說人主者必與之言奇，說人臣者必與之言私。

與人主言奇，則非常之功可立；與人臣言私，則保身之道可全。

其身內其言，外者疏；其身外其言，深者危。

身在內而言外，泄者又見疏也；身居外而言深，切者又見危也。

無以人之近所不欲而強之於人，無以人之所不知而教之於人。

謂其事雖近，彼所不欲，莫強與之，將生恨怒也。教人當以所知，今反以人所不知教之，猶以暗除暗，豈為益哉。

人之有好也，學而順之；人之有惡也，避而諱之，故陰道而陽取之也。

學順人之所好，避諱人之所惡，但陰自為之；非彼所逆，彼又感悅，明言以報之。故曰：陰道而陽取之也。

故去之者縱之，縱之者乘之。

將欲去之，鈴先聽縱，令極其過惡。過惡既極，便可以法乘之。故曰：縱之者乘之也。

貌者，不美又不惡，故至情托焉。

貌者，謂察人之貌以知其情也，謂其人中和平淡，見善不美，見惡不非。如此者可以至情托之。故曰：至情托焉。

可知者可用也，不可知者謀者所不用也。

謂彼情寬密，可令知者，可為用謀，故曰可知者可用也。其不寬密，不可令知者，謀者不為用謀也，故曰不可知者謀者所不用也。

故曰事貴制人，而不貴見制於人。制人者握權也，見制於人者制命也。

制命者，言命為人所制也。

故聖人之道陰，愚人之道陽，

聖人之道內陽而外陰，愚人之道內陰而外陽。

智者事易，而不智者事難。以此觀之，亡不可以為存，而危不可以為安，然而無為而貴智矣。

智者寬恕，故易事；愚者猜忌，故難事。然而不智又有危亡之禍，以其難事，故賢者莫得申其計畫，則亡者遂亡，危者遂危，欲求安存不亦難乎。今欲存其亡，安其危，則他莫能為，惟智者可矣。故曰：無為而貴智矣。

智用於眾人之所不能知，而能用於眾人之所不能見。

眾人所不能知，眾人所不能見，智獨能用之，所以貴於智矣。

既用，見可否，擇事而為之，所以自為也；見不可，擇事而為之，所以為人也。

亦既用智先己而後人，所見可否，擇事為之，將此自為；所不可見，擇事而為之，將此為人。亦猶伯樂教所親相駑聆，教所僧相千里也。

故先王之道，陰言有之，曰天地之化在高與深；聖人之制道在隱與匿，非獨忠信仁義也，中正而已矣。

言先王之道貴於陰密。尋古遺言，證有此理，曰：天地之化唯在高深，聖人之制道唯在隱匿。所隱者中正，自然合道，非專在仁義忠信也。故曰：非獨忠信仁義。

道理達於此義之#32，則可與言。

言謀者曉達道理，能於此義達暢，則可與語至而言極矣。

由能得此，則可與穀遠近之義#33。

穀，養也。若能得此道之義，則可與居大寶之位，養遠近之人，誘於也壽之域也。

決篇第十一

為人凡央物，必托於疑者，善其用有#34 福，惡其有患，善#35 至於誘也。

有疑然後央，故曰又托於疑者。凡人之情用福則善，有息則惡。福息之理未明，疑之所由生。故曰善其用福，惡其有息。然善於次疑者，鈴誘得其情，乃能斷其可否也。

終無惑偏有利焉，去其利，則不受也。奇之所託。

懷疑曰惑，不正曰偏。次者能無惑偏，行者乃有通濟，然後福利生焉。若乃去其福利，則疑者不受其次。更使託意於奇也。趨異變常，曰奇#36。

若有利於善者，隱托於惡，則不受矣，致疏遠。

謂疑者本其利善，而次者隱其利善之情，反託之於惡，則不受其次，更致疏遠矣。

故其有使失利，其有使離害者，此事之失。

言上之二者或去利託於惡，疑者既不受其次，則所行罔能通濟。故有失利罹害之敗。凡此皆次事之失也。

聖人所以能成其事者有五：有以陽德之者，有以陰賊之者，有以信誠之者，有以蔽匿之者，有以平素之者。

聖人善變通，窮物理，凡所次事期於又成。事成理著者，以陽德次之；情隱言偽者，以陰賊次之；道成志直者，以信誠次之；姦小禍微者，以蔽匿次之；循常守故者，以平素次之。

陽勵於一言，陰勵於二言，平素樞機以用，四者微而施之。

勵，勉也。陽為君道，故所言又勵於一。一，無為也。陰為臣道，故所言又勵於二。二，有為也。君道無為，故以平素為主。臣道有為，故以樞機為用。言一也，二也，平素也，樞機也，四者其所施為，鈐精微而契妙，然後事行而理不難。

於是度以往事，驗之來事，參之平素，可則央之；

君臣既有定分，然後度往驗來，參以平素，計其是非，於理既可，則為之次也。

公王大人之事也，危而美名者，可則決之；

危由高也，事高而名美者，則為次之。

不用費力而易成者，可則庾之；

所謂惠而不費，故為次之。

用力犯勤苦然而不得已而為之者，則

可庾之；

所謂知之所無奈何^{#37}，安之若命，故為之次。

去患者，可則央之；從福者，可則次之。

去息從福之人，理之大順，故為次之也。

故夫央情定疑，萬事之機^{#38}。以正亂治，央成敗，難為者。

治亂以之正，成敗之次，失之毫釐，差之千里。樞機之發，榮辱之主，故曰難為。

故先王乃用曹龜者，以自庾也。

夫以先王之聖智，無所不通，猶用著龜以自次，況自斯已下而可以專己自信，不博謀於通識者哉。

符言第十二

發言必驗，有若符契，故曰符言。

安徐正靜，其被節無不肉#39。

被，及也。肉，肥也，謂饒裕也。言人若居位，能安徐正靜，則所及人節度無不饒裕。

善與而不靜，虛心平意，以待傾損，

言人君善與事結，而不安靜者，但虛心平意以待之，傾損之期又至矣。

有#40 主位。

主於位者安徐正靜而已。

目貴明，耳貴聰，心貴智。

目明則視無不見，耳聰則聽無不聞，心智則思無不通。是三者無擁，則何措而非當也。

以天下之目視者則無不見，以天下之耳聽者則無不聞，以天下之心慮者則無不知。

昔在帝堯，聰明文思，光宅天下，蓋用此道也。

輻輳並進，則明不可塞，

夫聖人不自用，其聰明思慮而任之天下。故明者為之視，聰者為之聽，智者為之謀。若雲從龍，風從虎，需然而莫之禦。輻嗅並進，不亦宜乎。若日月照臨，其可塞哉。故曰：明不可塞也。

有主明。

主於明者以天下之目視也。

德之術，曰勿堅而拒之，

崇德之衍在於恢弘博納。山不讓塵，故能成其高；海不辭流，故能成其深，聖人不拒眾，故能成其大。故曰：勿堅而拒之也。

許之則仿守，拒之則閉塞。

言許而容之，眾鈴歸而防守。拒而逆之，眾又違而閉塞。歸而防守，則危可安，違而閉塞，則通更壅。夫崇德者，安可以不弘納哉。

高山仰之可極、探淵度之可測，神明之位·術正靜，其莫之極歟。

高莫過山猶可極，深莫過淵猶可測。若乃神明之位#41 術正靜，迎之不見其前，隨之不見其後，其可測量乎哉。

有主德。

主於德者在於含弘而勿距也。

用賞貴信，用刑貴正。

賞信，則立功之士致命捐生；刑正，則受#42 戮之人沒齒無怨也。

賞賜貴信，必驗耳目之所見聞，其所不見聞者，莫不閤化矣。

言施恩行賞，耳目所見聞，則能驗察不謬，動又當功。如此，則信在言前，雖不見聞者，莫不閤化也。

誠暢於天下神明，而況姦者干君。

言每賞從信，則至誠暢於天下，神明保之如赤子，天祿不傾如泰山。又況不逞之徒，欲奮其姦謀，干於君位者哉。此猶腐肉之齒，利劍鋒接鈴無事矣。

有主賞。主於賞者貴於信也。

一曰天之，一一曰地之，三日人之。

天有逆順之紀，地有孤虛之理，人有通塞之分。有天下者宜皆知之。

四方上下，左右前後，熒惑之處安在。夫四方上下、左右前後，有陰陽向背之宜，有國從事者不可不知。又熒惑，天之法星，所居災青，吉凶尤著。二故曰：雖有明天子，爰察熒惑之所在。故亦須知也。

有主問。

主於問者須辨三才之道。

心為九竅之治，君為五官之長。

九竅運為心之所，使五官動作，君之所命。

為善者君與之賞，為非者君與之罰。

賞善罰非為政之大經也。

君因其政之所以求，因與之則不勞。

與者，應彼所求。求者，應而無得。應求，則取施不妄；得應，則行之無怠。循性而動，何勞之有。

聖人用之，故能賞之。因之循理，固能久長。

因求而與，悅莫大焉。雖無玉帛，勸同賞矣。然因逆理，禍莫速焉。因之循理，固能長久者也。

有主因。

主於因者貴於循理。

人主不可不周。人主不周，則羣臣生口蹙闕。

周，謂遍知物理。於理不周，故羣臣亂也。

家于其無常也，內外不通，安知所開。

家，猶業也。羣臣既亂，故所業者無常，而內外閉塞，觸途多礙，何如知所開乎。

開閉不善，不見原也。

開閉，即牌闔也。既不用牌闔之理，不見為善之源也。

有主周。

主於周者在於遍知物理。

一日長目，二日飛耳，三日樹明。

用天下之目視，故曰長視。用天下一之耳聽，故曰飛耳。用天下之心慮，故曰樹明者也。

明知#43 千里之外，隱微之中，是謂洞天下，姦莫不間變更。

言用天下之心慮，則無不知，故千里之外，隱微之中，莫不玄覽。既察隱微，故為姦之徒絕邪於心胸，故曰：莫不間變更也。

有主恭。

主於恭者在於聰明文思。

循名而為實，安而完。

實既副名，所以安全。

名實相生，反相為情。

循名而為實，因實而生名。名實不虧，則情在其中。

故曰名當則生於實，實生於理。

名當自生於實，實立自生於理。

理生於名實之德，

無理不當，則名實之德自生也。

德生於和，和生於當。

有德鈴和，能和自當。

有主名。

主於名者在於稱實。

《轉丸》、《肫亂》二篇皆亡。

或有莊周《朕筐》而充次第者。按：鬼谷之書崇尚計謀，祖述聖智。而莊周《朕筐》乃以聖人為大盜之資，聖法為桀壞之失，亂天下者聖人之由也。蓋

欲縱聖棄智，驅一代於混茫之中，殊非此書之意，蓋無取焉。或曰《轉丸》、《朕筐》者，本經中經是也。

鬼谷子卷中竟

1 『浮虛』嘉慶本作『虛無』。

2 『爛』嘉慶本作『爛隙』。

3 此二句嘉慶本作『聖人無常與無不與，無所聽無不聽』。

4 『有』嘉慶本作『忠』。

5 『其事』嘉慶本作『似之』。

6 『非』原缺，據嘉慶本補。

7 自『古之善用天下者』至此，原缺，據嘉慶本補。

8 『便』嘉慶本作『辯』。

9 『失』嘉慶本作『出』。

10 『失』嘉慶本作『生』。

11 『乃成謀之本而說之法制也』嘉慶本作『誠謀之大本而說之法則也』。

12 『盡』嘉慶本作『應』。

13 『摩之符也』嘉慶本作『摩者，揣之衍也』。

14 『直』嘉慶本作『宜』。

15 『明』嘉慶本作『期』。

16 『之』原缺，據嘉慶本補。

17 『非道不能成』嘉慶本作『非其道，故不能成功也』。

18 『唯聖人』原缺，據嘉慶本補。

19 『者』原作『也』，據嘉慶本改。

20 自『論之事自然利辭』至此，原缺，據嘉慶本補。

- # 2 1 『著。故曰明之者』原缺，據嘉慶本補。
- # 2 2 『不利者』原缺，據嘉慶本補。
- # 2 3 『聖人』原缺，據嘉慶本補。
- # 2 4 『怨』嘉慶本作『恐』。
- # 2 5 『辨』嘉慶本作『拙』。
- # 2 6 『成』嘉慶本無。
- # 2 7 『證』嘉慶本作『詮』。
- # 2 8 『一全一害』原缺，據嘉慶本補。
- # 2 9 『其』原缺，據嘉慶本補。
- # 3 0 『其』原缺，據嘉慶本補。
- # 3 1 『日』嘉慶本作『因』。
- # 3 2 『義之』嘉慶本作『之義』。
- # 3 3 『義』嘉慶本作『誘』。
- # 3 4 『有』原缺，據嘉慶本補。
- # 3 5 『善』原作『害』，據嘉慶本改。
- # 3 6 自『更使託意於奇也』至此，原缺，據嘉慶本補。
- # 3 7 『無奈何』嘉慶本作『無可奈何』。
- # 3 8 『機』嘉慶本作『基』。
- # 3 9 『無不肉』嘉慶本作『先肉』。
- # 4 0 『有』嘉慶本作『右』。
- # 4 1 『位一』嘉慶本作『德』。
- # 4 2 『受』嘉慶本作『更』。
- # 4 3 『明知』原缺，據嘉慶本補。

鬼谷子卷下

本經陰符七篇

陰符者，私志於內，物應於外。若合符契，故曰陰符。由本以經末，故曰本經。

盛神法五龍。

五龍，五行之龍也。龍則變化無窮，神則陰陽不測，故盛神之道法五龍也。

盛神中有五氣，神為之長，心為之舍，德為之人。養神之所歸諸道。

五氣，五藏之氣也，謂神、魂、魄、精、志也。神居四者之中，故為之長。心能合容，故為之舍。德能制邪#1，故為之人#2。然養事之#3，宜歸之於道。

道者，天地之始，一其紀也，物之所造，天之所生，包宏無形化氣，先天地而成，莫見其形，莫知其名，謂之神靈。

無名，天地之始。故曰：道者，天地之始也。道始所生者一，故曰一其紀也。言天道混成，陰陽陶鑄，萬物以之造化，天地以之生成，包容弘厚，莫見其形。至於化育之氣，乃先天地而成，不可以狀貌詁，不可以名字尋，妙萬物而為言者也。是以謂之神靈。

故道者，神明之源，一其化端，是以德養五氣。心能得一，乃有其衛。

神明察道而生，故曰道者神明之源也。化端不一，有時不化，故曰一其化端也。循理有成，謂之德。五氣各能循理，則成功可政，故曰德養五氣也。一者，無為而自然者也。心能無為，其衍自生，故曰心能得一，乃有其衍也。

衛者，心氣之道，所由舍者，神乃為之使。

心氣合自然之道，乃能生衍。衍之有道由合#4，則神乃為之使。

九竅十二舍者，氣之門戶，心之總攝也。生受之天，謂之真人。真人者，與天為一。

十二合者，謂目見色，耳聞聲，鼻受香，。知味，身覺觸，意思事，根境互相停合，故曰十二合也。氣候由之出入，故曰氣之門戶也。唯心之所操乘，

故曰心之總攝也。凡此皆受之於天，不虧其素，故曰真人。真人者，體同於天，故曰與天為一也。

而知之者內修鍊而知之，謂之聖人。聖人者，以類知之。

內修鍊，謂假學而知之者也。然聖人雖聖，猶假學而知。假學即非自然。故曰以類知之也。

故人與生，一出於化物。

言人相與生，在天地之間，其得一耳。既出之後，隨物而化，故有不同也。

知類在家，有所疑惑，通於心術，衛必有不通。

竅，謂孔竅也。言之事類在於九竅，然竅之所疑又與衍相通。若乃心無其衍，衛鈴不通也。

其通也，五氣得養，務在舍神，此之謂化。

心衍能通，五氣自養。然養五氣者，務神#5 今來歸舍，神既來合，自然隨理而化也。

化有五氣者，志也；思也；神也；德也。神其一長也，靜和者養氣。養氣得其和，四者不衰，四邊威勢，無不為。存而舍之，是謂神化。歸於身，謂之真人。

言能化者在於全五氣。神其一長者，言能齊一志思而君長之。神既一長，故能靜和而養氣。氣既養，德又和焉。四者，志思神德也。四者能不衰，則四邊威勢，無有不為。常存而合之，則神道變化自歸於身。神化歸身，可謂真人。

真人者，同天而合道，執一而養產萬類，懷天心，施德養，無為以包，志慮思意而行威勢者也。士者，通達之神盛，乃能養志。

一者，無為也。言真人養產萬類，懷抱天心，施德養育，皆以無為為之。故曰執一而產養萬類。至於志意思慮，運行威勢，莫非自然循理而動。故曰無為以包也。然通達此道，其唯善為士乎。既能盛神，然後乃可養志者也。

養志法靈龜。

志者，察是非。龜者，知吉凶。故曰：養志法靈龜。

養志者和通，心氣之思不達也。

言以心氣不達也。故須養志，以求通也。

有所欲，志存而思之。志者，欲之使也。欲多志，則心散，心散，則志衰；志衰，則思不達也。

此明縱欲者不能養氣志，故所思不達者也。

故心氣一，則欲不惶；欲不惶，則志意不衰；志意不衰，則思理達矣。

此明寡欲者能養其志，欲思理達矣。

理達則和通，和通則亂氣不煩於胸中。

和通，則則莫不調暢，故亂氣自消。

故內以養氣，外以知人。養志則心通矣，知人則分職明矣。

心通則一身泰，職明則天下平。

將欲用之於人，必先知其養氣志，知人氣盛衰而養其氣志，察其所安，以知其所能。

將欲用之於人，謂之養志之衛用人也。養志則氣盛，不養則氣衰。盛衰既形，則其所安所能可知矣。然則善於養志者，其唯寡欲乎。

志不養，則心氣不固；心氣不固，則思慮不達；思慮不達，則志意不實；志意不實，則應對不猛；應對不猛，則失志而心氣虛；志失而心氣虛，則喪其神矣。

此明喪神始於志不養也。

神喪則髻鬢，髻鬢則參會不一。

髻鬢，不精明之貌。參會，謂志心神三者之交會也。神不精明，則多違錯，故參會不得其一。

養志之始，務在安己。己安，則志意實堅。志意實堅，則威勢不分。神明常固守，乃能分之。

安者，謂少欲而心安也。威勢既不散，神明常來固守。如此，則威精分，勢震動物也。上分，謂散亡也。下分，謂我有其威而能動彼。故曰乃能分也。

實意法騰蛇。

意有#7 委曲，蛇能屈伸，故實意法騰蛇也。

實意者，氣之慮也。

意實則氣平，氣平則慮審。故曰實意者氣之慮。

心欲安靜，慮欲深遠。心安靜則神明榮，慮深遠則計謀成。神明榮則志不可亂，計謀成則功不可間。

智不可亂，故能成其計謀。功不可間，故能寧其邦國。

意慮定，則心遂安，則其所行不錯。神者，得則凝。

心安，則物無為而順理，不思而玄覽。故雖心之所不錯#8，神自得之。得之，則無不成矣。凝者，成也。

識氣寄，姦邪得而倚之，詐謀得而惑之，言無由心矣。

寄，謂客寄，言氣非真，但客寄耳。故姦邪得而倚之，詐謀得而惑之。如此，則言皆胸臆無復由心矣。

故信心術，守真一而不化，待人意慮之交會，聽之候之也。

言心術誠明而不虧，真一守固而不化。然後待人接物，彼鈴輸誠盡意，智者慮能，明者獻策，上下同心，故能交會也。用天下之耳聽，故物侯可知矣。

計謀者，存亡樞機，慮不會，則聽不審矣。候之不得，計謀失矣，則意無所信，虛而無實。

計得則存，計失則亡。故曰：計謀者存亡之樞機。慮不合物，則聽者不為己聽。不審著#9。聽既不審，候豈得哉。乖候而謀，非失而何。計既失矣，意何所恃，惟有虛偽，無復誠實。故計謀之慮，務在實意。實意又從心衍始#10，一故曰鈴在心術始也。

無為而求，安靜五臟，和通六腑，精神魂魄固守不動，乃能內視反聽，定志思之大虛，待神往來。

言欲求安心之道，又寂澹無為。如此，則五臟安靜，六腑通和，精神魂魄各守所司，澹然不動，則可以內視無形，反聽無聲。志慮定#11，太虛至，神明千萬往來歸於己也。

以觀天地開闢，知萬物所造化，見陰陽之終始，原人事之政理，不出戶而知天下，不窺牖而見天道，不見而命，不行而至。

唯神也，寂然不動，感而遂通天下之故。能知於不知，見於不見，豈待出戶牖閱之，然後知見哉。固以不見，而命不行而至也。

是謂道知，以通神明，應於無方而神宿矣。

道，無思也，無為也。然則道知者，豈用知而知哉。以其無知，故能通神明，應於無方，而神來舍矣#12。宿，猶舍也。

分威法伏熊。

精虛動物謂之威，發近震遠謂之分。熊之搏擊，鈴先伏而後動，故分威法伏熊。

分威者，神之覆也。

覆，猶衣被也。震神明衣被，然後其職#13 可分也。

故靜固志意，神歸其舍，則威覆盛矣。

言致神之道，鈴須靜意固志，自歸其舍，則神之威覆隆盛矣。舍者，志意之宅也。

威覆盛，則內實堅。內實堅，則莫當。莫當，則能以分人之威，而動其勢如其天。

外威既盛，則內志堅實。表裏相副，誰敢當之，物不能當之。物不能當，則我之威分矣。威分動，則物皆肅然，畏其人之若天也。

以實取虛，以有取無，若以鎰稱珠。

言威勢既盛，人物肅然，是我實有而彼虛無。故能以我實取彼虛，以我有取彼無。其#14 取之也，動爻相應，猶稱珠以成鎰。二十四銖為鎰者也。

故動者必隨，唱者必和。撓其一指，觀其餘次，動變見形，無能間者，

言威分勢震物猶風，故能動又有隨，唱又有和。但撓其指，以名呼之，則韋物畢至，然徐徐以次，觀其餘眾，猶性安之，各令得所。於是風以動之，變以化之，猶泥之在鈞，韋器之形自見。如此，則天下樂，推而不厭，誰能問之也。

審於唱和，以問見問，動變明而威可分。

言審識唱和之理，故能有問爻知。我既知問，亦既見問，即能問，故能明於動變而威可分者。

將欲動變，必先養志，伏意以視問。

既能養志，伏意視之其問，則變動之衍可成矣。

知其固實者自養也，讓己者養人也。故神存兵亡，乃為之形勢。

謂自知志意固實者，此可以自養也。能行禮讓於己者，乃可以養人也。如此，則神存於內，兵亡於外，乃可為之形勢也。

散勢法驚鳥。

勢散而後物服，猶鳥擊禽獲。故散勢法驚鳥也。

散勢者，神之使也。

勢由神發，故勢者神之使。

用之，必循問而動。

無問，則勢不行，故用之，又循問而動。

威肅內盛，推問而行之，則勢散。

言威敬#15 內盛行之，又因問而發，則勢自然而散矣。

夫散勢者，心虛志溢。

心虛則物無不包，志溢則事無不次，所以能散其勢。

意失#16 威勢，精神不專，其言外而多變。

志意衰微而失勢，精神挫鈕而不專，則言疏外而譎變。

故觀其志意為度數，乃以揣說圖事，盡圓方，齊長短。

知其志意隆替，然後可為之度數。度數既立，乃後揣說之。圖其事也，又盡圓方之理，齊#17 短長之用也。

無則不散勢。散勢者，待問而動，動勢分矣。

散不得問，則勢不行。故散勢者待問而動。動而得問，勢自分矣。

故善思問者，必內精五氣，外視虛實，動而不失分散之實。

五氣內精，然後可以外察。虛實之理不失，則問又可知。有問鈴知，故能不失分散之實也。

動則隨其志意，知其計謀。

計謀者，志意之所成。故隨其志意鈴知其計謀也。

勢者利害之央，權變之威。勢敗者不以神肅察也。

神不肅察，所以勢敗。

轉圓法猛獸。

言聖智之不窮圓之無止，猛獸。轉圓者事至，若轉圓之無止。轉猶獸威無盡。

轉圓法無窮之計。無窮者之心以原不測之智心術。

聖心若鏡，物感斯應，故不測之智、心衍之要可通也。

而神道混沌為一義無窮。以變論萬義#18 類，說

既以聖心原不測混沌，妙物杳冥變，說無窮之義也。

智略計謀，各有形容或陽，或吉或凶，必有聖人以不測之智而通，通心術，故雖神道，而能類其萬類之或圓或方，事類不同然後謀興。

謀興或陰然後事濟。事無常准，故形容不同，圓者運而無窮，方者止而有分，陰則港謀未兆，陽則功用斯彰#19，吉則福至，凶則禍來。兀此事皆反覆#20。故曰事類不同者也。

故聖人懷此之用，轉圓而求其合。

此謂所謀圓方以下六事，既有不同，或多乖謬。故聖人法#21 轉圓之思，以求順通合也。

故興造化者為始，動作無不包大道，以觀神明之域。

聖人體道，以為用其動也，神其隨也。天故興造教化其功，動作先合大道之理，以稽神明之域。神道不違，然後發施號令。

天地無極，人事無窮，各以成其類，見其計謀，必知其吉凶、成敗之所終也。

天地則獨長且久，故無極。人事則吉凶相生，故無窮。天地以日月不過、陵谷不遷為成，人事以長保元亨、考終厥命為成。故見其計謀之得失，則吉凶成敗之所終皆可知也。

轉圓者，或轉而吉，或轉而凶。聖人以道先知存亡，乃知轉圓而從方。

言吉凶無常准，故取類轉圓。然聖人坐忘遺鑒，體同乎道，故先知存亡之所在，乃後轉圓而從其方，棄凶而從吉。方，謂存亡之所在也。

圓者所以合語，方者所以錯事，轉化者所以觀計謀，接物者所以觀進退之意。

圓者通變不窮，故能合彼此之語。方者分位斯定，故可錯有為之事。轉化者改禍為福，故可觀計謀之得失。接物者順通人情，故可以觀進退之意、是非之事也。

皆見其會，乃為要結，以接其說也。

謂上四者又見會之變，然後總其綱要而結之，則情偽之說可接引而盡矣。

損兌法靈曹。

老子曰：塞其兌。河上公曰：兌，目也。莊子曰：心有眼。然則兌者，謂以心眼察理也。損者，謂減損他慮專以心察也。兌能知得失，著能知休咎，故損兌法靈著也。

損兌者，幾危之央也。

幾危之理#22，兆動#23 之微，非心眼莫能察見。故曰：損兌者，幾危之次也。

事有適然，物有成敗，幾危之動，不可不察。

適然者，有時而然也。物之成敗有時而然，幾危之動自微至著。若非情適遠心，知機玄覽，則不能知於未兆，察於未形。使風濤潛駭，危機密發，然後河海之量埋為窮流，一贊之積豐成山嶽。不謀其始，雖悔何之。故曰：不可不察。

故聖人以無為待有德，言察辭合於事。

夫聖人者勤於求賢，密於任使。故端拱無為以待有德之士。士之至也，鈴敷奏以言。故曰：言察辭也。又明試以功，故曰：合於事也。

兌者知之也，損者行之也。

用其心眼，故能知之。喊損他慮，故能行之。

損之說之，物有不可者，聖人不為辭也。

言喊損之說，及其所說之物，理有不一可，聖人不生辭以論。

故智者不以言失人之言，故辭不煩而心不虛，志不亂而意不邪。

智者聽輿人之訟，采芻蕘之言。雖復辨周，萬物不自說也。故不以己能言而棄人之言。既有眾言，故辭當而不煩，還任眾心，故心誠而不偽。心誠言當，志意豈復亂哉。

當其難易而後為之謀，自然之道以為實。

失事#24 而後謀生，改常而後計起。故心當其難易之際，然後為之謀。謀失自然之道，則事廢而功虧。故爻因自然之道，以為用謀之實也。

圓者不行，方者不止，是謂大功。益之損之，皆為之辭。

夫謀之妙者，鈴能轉禍為福，因敗成功，追#25 彼而成我也。彼用圓者謀，令不行；彼用方者謀，令不止。然則圓行方止，理之常也。吾謀既發，彼不得其常，豈非大功哉。至於謀之棋益，皆為生辭以論其得失也。

用分威散勢之權，以見其兌，威其機危乃為之次。

夫所以能分威散勢者，心眼之由也。心眼既明，機危之威可知之矣。既知之，然後能次之。

故善損兌者，譬若決水於千仞之堤，轉圓石於萬仞之谿。而能行此者，形勢不得不然也#26。

言善損慮以專心眼者，見事審得理明，意次而不疑，志雄而不滯，其猶次水轉石，誰能當禦哉。

持樞。

樞者，居中以運外，處近而制遠，主於轉動者也。故天之北辰謂天樞，門之運轉者謂之戶樞。然則持樞者，動運之柄以制物也。

持樞，謂春生夏長，秋收冬藏，天之正也。

言春夏秋冬四時運行，不為而自然也。不為而自然，所以為正也。

不可干而逆之，逆之者雖成必敗。

言理所又有，物之自然者靜而順之，則四時行焉，萬物生焉。若乃干其時令，逆其氣候，成者猶敗，況未成者。元亮曰：含氣之類，順之鈴悅，逆之又怒，況天為萬物之尊而逆之。

故人君亦有天樞生養成藏，

言人君法天以運動，故日亦有天樞。然其生養成藏，天道之行也，人事之正，亦復不別耳。

亦復不別干而逆之。逆之雖盛必衰，此天道人君之大綱也。

言干天之行，逆人之正，所謂倒置之。故#27日：道非義#28而何。此持樞之衛恨太簡促，暢理不盡，或篇簡脫爛，本不能全也。

中經。

謂由中以經，外發於心，本以彌縫於物者也。故曰：中經。

中經，謂振窮趁急，施之能言，厚德之人救物，執窮者不忘恩也。

振，起也；趁，向也。物有窮急，當振起而向護之，乃其施之，又在能言之士、厚德之人。若能救彼拘執，則窮者懷終不忘恩也。

能言者，儔善博惠。

儔，類也。謂能言之士解紛救難，雖不失善人之類而能博行恩惠也。

施德者，依道。

言施德之人動能修理，所為不失道也。

而救拘執者，養使小人。

言小人在拘執而能救養之，則小人可得而使也。

蓋士當世異時，或當因免闡坑，或當伐害能言，或當破德為雄，或當抑拘成罪，或當戚戚自善，或當敗敗自立。

闡坑，謂將有兵難，轉使溝壑。士或有所因，而能免斯禍者。伐害能言，謂小人之道，讒人罔極，故能言之士多被戮害。破德為雄，謂毀文德，崇兵戰。抑拘成罪，謂人不章，橫被繯統。戚善，謂天下蕩蕩，無復綱紀，而賢者守死善道，真心不瑜，所謂歲寒然後知松橋後彫也。敗敗自立，謂天未悔禍#29，危敗相仍，君子窮而鈴通，終能自立，若管仲者也。

故道貴制人，不貴制於人也。制人者握權，制於人者失命。

貴有衍而制人，不貴無衛而為人所制者也。

是以見形為容，象體為貌，聞聲和音，解仇闕郵，綴去卻語，攝心守義。

此總其目，下別序之。

本經記事者，紀道數其變，要在持樞中經。

此總言本經持樞中經之義，言本經紀事但紀道數而已。至於權變之要，乃在持樞中經也。

見形為容、象體為貌者，謂爻為之生也。

見彼形象其體，即知其容貌者，謂用爻卦占而知之也。

可以影響形容象貌而得之也。

謂彼人之無守，故可以影響形容象貌占而得之。

有守之人，目不視非，耳不聽邪，言必《詩》、《書》，行不僻淫，以道為形，以聽為容，貌莊色溫，不可象貌而得也。如是隱情塞郡而去之。

有守之人，動皆正直，舉無淫僻，厥後昌盛#30，暉光日新。雖有辯士之舌，無從而得發。故隱情塞郵閉藏而去之。

聞聲和音，謂聲氣不同，則恩受不接。故商角不二，合徵羽不相配。

商金角木，徵火羽水，遞相剋食，性氣不同，故不相配合也。

能為四聲主者，其唯宮乎。

宮則土也，土主四季。四者由之以生，故為四聲主也。

故音不和，則不悲不是#31。以聲散傷醜害者，言必逆於耳也。

散傷醜害，不和之音。音氣不和，鈴與彼乖，故言其鈴逆於耳。

雖有美行盛譽，不可比目合翼相須也。此乃氣不合，音不調者也。

言若音氣乖彼，雖行譽美盛，非彼所好，則不可如比目之魚、合翼之鳥兩相須也。其有能令兩相求應，不與同氣者乎。

解#32 仇闕郵，謂解羸微之仇。劊郡者，闕強也。

辨說之道，其猶張弓，高者抑之，下者舉之。故羸微為仇，從而解之。強者為郵，從而闕之也。

強郵既闕，稱勝者高其功，盛其勢。

闕而盛者，從而高其功，盛其勢也。

弱者哀其負，傷其卑，行其名，恥其宗。

國而弱者，從而哀其負劣，傷其卑小，污下其名，恥辱其宗也。

故勝者圖其功勢，苟進而不知退，

知進而不知退，又有亢龍之悔。

弱者聞哀其負，見其傷，則強大力倍，死而是也。

弱者聞我哀傷，則勉強其力，倍意致死，為我為是也。

郡無極大，禦無強大，則皆可脅而并。

言雖為郵，非能強大，其於杆禦，亦非強大。如是者，則以兵威脅，令從己而并其國也。

綴去者，謂綴已之擊言，使有餘思也。

繫，屬也。謂已令去而欲綴其所屬之言，令後思而同也。

故接貞信者稱其行，厲其志，言可為可復，會之期喜，

欲令去後有思，故接貞信之人，稱其行之盛美，厲其志，令不怠。謂此美行，鈴可常為，又可報復。會通其人，又令至於喜悅者也。

以他人之庶引驗以結往，明疑疑而去之。

言既稱行厲志，令其喜悅，然後以他人庶幾於此者引之以為成驗，以結已往之心，又明已疑疑至誠。如是而去之，鈴思已#33 而不忘也#34。

卻語者，察伺短也。

言卻語之道，鈴察伺彼短也。

故言#35 多必有數短之處，識其短驗之。

言多不能無短，既察知其短，鈴記識之，以取驗之相也#36。

動以忌諱，示以時禁。

既有其短，則以忌諱動之，時禁示之，其人因以懷懼。

然後結以安其心，收語蓋藏而卻之。

其人既以懷懼，又有求服之情，然後結以誠信，以安其懼心。其向語蓋利而卻之，則其人之恩威固以深矣。

無見己之所不能於多方之人。

既藏向語，又戒之日：勿於多方人前，見其所不能也。

攝心者，謂逢好學仗術者，則為之稱遠。

欲將攝取彼心，見其好學使衛，則為作聲譽，令#37 遠近知之也。

方驗之道#38，驚以奇怪，人繫其心於己。

既為作聲譽，方且以道驗其仗術，又以奇怪從而驚動之。如此，則彼人心繫於己也。

效之於人#39，驗去亂其前，吾歸誠於己。

人既繫心於己，又效之於時人，驗之於往賢，然後更理其前所為，謂之曰：吾所以然者，歸誠於彼人之己。如此，則賢人之心可得，而攝亂者理也。

遭淫色酒者為之術，音樂動之，以為必死，生日少之憂。

言將欲攝#40 愚人之心，見淫酒色者為之衍，音樂之可說。又以過於酒色，祕之死地，生日減少。以此可憂之事，以感動之也。

喜以自所不見之事，終可以觀漫瀾之命，使有後會。

又以音樂之事彼所不見者，以喜悅之言終以可觀，何又淫於酒色。若能好此，則性命漫瀾而無極，終會於永年。愚人非可以道勝說，故推音樂可以攝其心。

守義者謂守以人義，探心在內以合也。

義，宜也。宜探其內心，隨其所宜，遂人所欲以合之也。

探心深得其主也，從外制內，事有繫曲#41 而隨也。

既探知其心，所以得主深也。得心既深，故能從外制內。內由我制，則何事不行。故事有所屬，莫不由隨之也。故小人比人，則左道而用之，至能敗家奪國。

小人，以探心之術來比於君子，鈐以左道用權。凡事非公正者，皆曰小人。反道亂常，害賢伐善，所用者左，所違者公，百慶昏亡，萬機曠紊，家破國奪，不亦宜乎。

非賢智不能守家以義，不能守國以道。聖人所貴道微妙者，誠以其可以轉危為安，救亡使存也。

道，謂中經之道也。

鬼谷子卷下竟

1 『邪』嘉慶本作『御』。

2 『人』嘉慶本作『大』。

3 『然養事之』嘉慶本作『然則養神之所一』。

4 『衛之有道由舍』嘉慶本作『衛者，道之由舍』。

5 『神』原缺，據嘉慶本補。

6 『則』原缺，據嘉慶本補。

7 『有』原缺，據嘉慶本補。

8 此句嘉慶本作『故心之所行不錯』。

9 『不審著』嘉慶本作『故總不審矣』。

10 『故計謀之慮，務在實意。實意必從心術始』，據嘉慶本考證為正文，下注為：實意，則計謀得。故日務在實意。實意由於心安。故日必在心術始也。

11 『定』嘉慶本作『宅』。

12 『矣』原缺，據嘉慶本補。

13 『職』嘉慶本作『威』。

14 『其』原缺，據嘉慶本補。

15 『敬』嘉慶本作『勢』。

16 『失』嘉慶本作『衰』。

17 『齊』原作『變』，據嘉慶本改。

18 『義』嘉慶本無。

19 『彰』嘉慶本作『動』。

20 『覆』原缺，據嘉慶本補。

21 『法』嘉慶本作『懷』。

22 『理』嘉慶本作『兆』。

23 『兆動』嘉慶本作『動理』。

24 『失事』嘉慶本作『夫事變』。

25 『迫』嘉慶本作『沮』。

26 自『而能』至此，原缺，據嘉慶本補。

- # 27 『故』原缺，據嘉慶本補。
- # 28 『道非義』嘉慶本作『逆非衰』。
- # 29 『禍』嘉慶本作『過』。
- # 30 『厭後昌盛』嘉慶本作『浸昌浸盛』。
- # 31 『不悲不是』嘉慶本作『悲是』。
- # 32 『解』嘉慶本作『執』。
- # 33 『已』原缺，據嘉慶本補。
- # 34 『忘也』原缺，據嘉慶本補。
- # 35 『言』原缺，據嘉慶本補。
- # 36 『以取驗之相也』嘉慶本作『取驗以明也』。
- # 37 『令』原為『合』，據嘉慶本改。
- # 38 『道』原缺，據嘉慶本補。
- # 39 『人』原為『驗』，據嘉慶本改。
- # 40 『攝』嘉慶本作『探』。
- # 41 『曲』原為『由』，據嘉慶本改。